

六典通考



六集同本



六典通考卷八十一

湖西閭鎮珩輯

委積考

歷代漕運

明太祖都金陵運道通利江西湖廣之粟浮江直下浙西吳中之粟由轉運河鳳泗之粟浮淮河南山東之粟下黃河洪武元年北伐命浙江江西蘇州九府運糧三百萬石于汴梁已而大將軍徐達令忻崞伐堅臺五州運糧大同中書省符下山東行省募水工發萊州洋海倉餉永平衛其後海運餉北平遼東爲定制

洪武二十二年令海運蘇州太倉糧米六十萬石以給遼東是時止以餉邊而已

聞有溺死者命羣臣議屯田之法未果行其西北邊則浚開

封漕河餉陝西自陝西轉餉甯夏河州其西南令川貴納米中鹽以省遠運於時各路皆就近輸得利便矣永樂元年始用淮船受三百石上者道淮及沙河抵陳州潁岐口跌坡別以巨舟入黃河抵八柳樹車運赴衛河輸北平與海運相參六年海運糧六十五萬于北京時駕駐北平百費仰之九年命工部尙書宋禮等往濬會通河自濟甯至臨清所謂海陸兼運者也禮以海船大者千石工窳輒敗乃造淺船五百艘運淮揚徐充糧百萬以當海運之數平江伯陳瑄繼之頗增三千餘艘乃分遣官軍就近輓運送淮徐德通四倉名曰支運歲四次可三百萬餘石而海陸二運皆罷惟存遮洋船每歲于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兌糧三十萬石十二輪天津十

八由直沽入海輸蘇州不數年官軍多所調遣遂復民運道
遠數違期宣德四年尙書黃福同陳瑄趣漕糧建議准徐臨
清倉廩具在宜復使官軍支運乃令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糧
百五十萬石於淮安倉蘇松甯池廬安廣德民運糧二百七
十四萬石於徐州倉應天常鎮淮揚鳳太滁和徐民運糧二
百二十萬石於臨清倉復令官軍支運民糧既就近入倉力
大減省乃量地近遠糧多寡抽民船
十一或十三五之一以給官軍惟山東河南北直隸則徑赴
京倉不用支運尋令南陽懷慶汝甯糧運臨清倉開封彰德
衛輝糧運德州倉其後
山東河南皆運德州倉六年陳瑄言河南民運糧諸倉往返
幾一年悞農業而湖廣江西浙江及蘇松安慶等官軍每歲
以船至淮安載糧若令江南民對撥附近衛所官軍運糧至
京給與路費耗米則軍民兩便帝遣侍郎王佐往淮與瑄福

議皆以爲可行復命羣臣會議吏部尙書蹇義等條上官軍
兌運民糧加耗則例以地遠近爲差每石湖廣八斗江西浙
江七斗南直隸六斗北直隸五斗民有運至淮安兌與運者
止加四斗如有兌運不盡仍令民自運赴諸倉不願兌者亦
聽其自運兌運旣加耗又給輕齎銀爲洪閘盤剝之費且得
附載他物以資軍軍皆樂從事而民益多以遠運爲艱于是
兌運多而支運少矣官軍與民兌米往往持強勒索帝知其
弊勅戶部委正官監臨不許私兌已而頗減加耗米遠者不
過六斗近者至二斗五斗以三分爲率二分與米一分以物
折之正糧尖斛耗糧但平斛運糧四百萬石京倉貯十四通
倉貯十六臨徐淮三

旨遣監察御史監收正統初運糧之

數四百五十萬石而兌運者二百八十萬餘石淮徐臨德四倉支運者十之三四久之聽選官陳倫言兌運加耗已增至六七斗以上而官吏糧又索他費多者至三四斗且俱尖淋

收之計納正稅一石通用二石二三斗朝廷之取於民也廉而下人之刻剝也甚宜令都察院檄示禁止從之初運糧京

師未有定額成化八年始定四百萬石自後以爲常

北糧七十五萬

五千六百石南糧三百二十四萬四千四百石其內兌運者三百三十萬改兌者七十萬兌運之中湖廣山東河南折色者凡五百十八萬九千七百石而南直隸正糧獨百八十萬

蘇州一府七十萬加耗在外浙賦

天津蘇州皆有倉密雲昌

祖蘇減數萬江西湖廣又殺焉平皆有鎮其支米六十四萬餘石給之悉支兌運之米而臨

德二倉貯預備米十九萬餘石取山東河南改兌米充之遇

災傷則撥二倉米以補運務足四百萬之額不令缺也改兌

之議成化七年建于巡撫滕昭令瓜淮官軍過江兌運加耗

之外復添腳米浙江等處每石僅一石外加過江米一斗南直隸等處每石僅一石外加米一斗三升

後數年帝乃令淮徐臨德四倉人運七十萬石之米悉改水

次交兌由是兌運悉變爲改兌而官軍長運遂爲定制然支

運之法支者不必出當年之民納者不必供當年之軍支通

數年以爲裒益期不失常額而止軍民兩便無失期自兌運

變爲改兌易轉輸爲直達而輾轉稽遲之患生矣弘治元年

都御史馬文升疏論運軍之苦言各直省運船皆工部給價

令有司監造近者漕運總兵以價不時給請領價自造而部

臣慮軍士之不加愛護也議令本部出料四分軍衛任三分

舊船抵三分然軍衛無從措辦皆軍士賣資產鬻男女以供之此造船之苦也正軍逃亡數多而額數不減俱以餘丁充之一戶有三四人應兌役者春兌秋回艱辛萬狀船至張家灣又僱車盤剝多稱貸以濟用此往來之苦也其所稱貸運官因以侵漁責償倍息而軍士或自載土產以易薪米又制於禁例多被掠奪此科害之苦也宜加造船費每艘二十兩而禁約運官及有司科害搜檢之弊庶軍億少甦詔從其議五年戶部言蘇松諸府連歲荒歉民買漕米每石用銀二兩而北直隸山東河南歲供宣大二邊糧料每石亦銀一兩去歲蘇州兌運以折五十萬石每石銀一兩今請推行於諸州而稍差其直災重者石七錢稍輕者石仍一兩俱解部轉發

各邊抵北直隸三處歲供之數而收三處本色以輸京倉則費省而事易集從之

自後兵火水旱輒權宜折銀以水次倉支運之糧充其數而折價以六七錢爲

率無復至一兩者

初成化間行改兌之法江南京州縣運糧至南京令

官軍就水次兌支三月計省加耗輸輓之費得餘米十萬石

有奇貯預備倉以資緩急至是巡撫都御史以兌支有弊請

令如舊上倉而後放支戶部言兌支法善不可易詔從部議

以所餘就貯各衛倉作正支銷又從戶部言山東改兌糧九

萬石仍聽民自運臨德二倉令官軍支運正德二年漕運之

官請疏通水次倉儲言往時民運至淮徐臨德四倉以待衛

軍支運後改附近州縣水次交兌已並支運七十萬石亦令

改兌但七十萬石之外猶有交兌不盡者民仍運赴四倉久

無支銷以致陳腐將請浙江江西湖廣正兌糧米三十五萬石折銀解京而令三省衛軍赴臨德等倉支運如所折之數則諸倉米不腐三省漕士便于支運歲漕額外又得三十五萬折銀一舉而數善具矣帝命部臣議如其請臨德二倉之貯米也凡十九萬計十年得百九十萬自世宗初災傷撥補日多而山東河南以歲歉數告輕減且二倉囤積多損腐於是改折之議屢興而倉蓄漸耗矣嘉靖元年漕運總兵楊宏請以輕齎銀兩悉聽運官道支爲雇僦車船之用不必裝鞘印封計算羨餘以苦運卒給事御史交駁之戶部言科道官之論主于防奸是也但輕齎本資轉搬費今慮官軍侵耗盡取其贏餘以歸太倉則以腳價爲正糧非立法初意也乃議

運船至通州巡倉御史核驗酌量支用實數著爲定規有羨

餘不輸太倉卽用以修船官漁蠹者重罪

輕齋銀者憲宗以諸倉改兌給之路

費始各有耗米兌運米俱一平一尖故有尖米二升折銀謂之折外餘折銀謂之輕齋改兌無尖米以耗米入太倉嘉靖五年山東易輕齋凡四十四萬五千餘兩後頗入太倉

撫臣梁夢龍等上海運議曰今漕運多故言者多獻開膠河之說此非臣等所敢任也考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舟楫屢通可保無虞事下戶部戶部以爲海運法廢已久難以盡復乞敕漕司量撥近地漕糧十二萬石自淮入海上從之六年總督漕運王宗沐上海運七事一定運米一議船料一議官軍一議防範一議起剝一議回貨一崇萬祀典詔允行之數年遇龍躍覆溺數萬言者交擊之乃罷萬

厯中漕運總督舒應龍言國家兩都並建淮徐臨德實南北

咽喉自兌運久行臨德尙有歲積而淮徐二倉無粒米請自

可南全熟時盡徵本色上倉計臨德已足五十萬餘

石則令納于二倉亦積五十萬石而止從之是時折銀漸多

三十年漕運抵京百三十八萬餘石而撫臣議截畱漕米以濟河工倉場侍郎趙世卿爭之言太倉入不當出計二年後

六軍萬姓將待新漕舉炊倘輸納愆期不復有京師矣

災荒折銀

本折漕糧以抵京軍月俸其時混支以給邊餉致銀米兩空故世卿爭之既又建議言漕糧有正

兌有改兌正兌入京倉改兌入通倉初京六通四後易爲京

七通三兩倉歲有定額而改兌數少每撥正兌以補之夫使

京師足何憂彈丸之一州而通州足何濟都城之緩急況京

營軍赴通關支遠道守候又苦擔負多以錢易米半直而歸

有石之名無半石之實萬一事變擾攘枵腹待食乃令執戈

之夫索米數十里外乎宜不拘四六三七之例將漕糧正兌

盡入京倉以待京倉稍充乃仍撥通倉以補改兌之不足詔

六

從之自神宗末季倉儲漸匱漕政亦益弛迫于啟禎天下蕭然煩費歲供愈不足支矣運船之數永樂至景泰大小無定爲數至多天順以後定船萬一千七百七十官軍十二萬人許令附載土宜免徵稅鈔孝宗時限十石神宗時至六十石憲宗立運船至京期限北直隸河南山東五月初一日南直隸七月初一日若過江支兌者展一月浙江江西湖廣九月初一日通計三年考成違限者運官降罰武宗列水程圖格按日次填行止站地違限之米頓德州諸倉曰寄囤世宗定過淮程限江北十二月江南正月湖廣浙江江西三月神宗時改爲二月又改至京限五月者縮一月七八九月者遞縮兩月後又通縮一月神宗初定十月開倉十一月兌竣大縣

限船至十日小縣五日十二月開幫二月過淮三月過洪入
閘凡災傷奏請改折者毋過七月題議後期及臨時題改者
立案免覆漂流者抵損食米大江漂流爲大患河道爲小患
二百石內爲小患二百石外爲大患小患把總勘報大患具
奏其後不計多寡概行奏勘矣初船用楠杉下者乃用松三
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更造每船受正耗米四百七十二石
其後船數缺少一舟受米七八百石附載夾帶日多所在稽
畱違限一遇河決卽有漂流官軍因之爲奸水次乾折沿途
侵盜度不能及額則妄稱水火至鑿舟自沈者明初命武臣
督海運嘗建漕運使尋罷成祖以後用御史又用侍郎都御
史催督郎中員外分理主事督兌其制不一景泰二年始設

漕運總督於淮安與總兵參將同理漕事漕司領十二總十二萬軍與京操十二營軍相準初宣宗令運糧總兵官巡撫侍郎歲八月赴京會議明年漕運事宜及設漕運總督則並令漕運總督至神宗十八年以後始免赴京會議凡歲五月總漕巡揚經理瓜淮過閘總兵官駐邳徐督過洪入閘同理漕參政管押赴京攢運則有御史郎中押運則有參政監兌理刑管厰管洪管閘管泉監倉則有主事清江衛河有提舉兌畢過淮過洪巡撫漕司河道各有職掌奏有司米不備軍衛船不備過淮悞期者責在巡撫米具船備不卽驗放非河梗而壓幫停泊過洪悞期因而漂凍者責在漕司船糧依限河渠淺淤䟽撈無法閘座啟閉失時不得過洪抵灣者責

在河道明初于漕政每加優恤仁宣禁役漕舟宿遲運者英
宗時扣口糧均攤而運軍不守法度爲民害自後漕政日弛
軍以耗米易私物道售稽程比至反買倉米補納多不足數
而糧長率攬沙水于米中河南山東尤甚往往蒸溼浥爛不
可食權要貸運官軍以銀罔厚利至請撥官稅給船料藉以
取償漕運把總率由賄得倉場額外科取歲至十四萬世宗
初政諸算多釐革然漂流違限二弊日以滋甚中葉以後益
不可究詰矣漕糧之外蘇松常嘉湖五府輸運內府白熟粳
糯米十七萬四十餘石內折色八千餘石各府
部糙粳米四萬四千餘石內折色八千八百餘石令民運
謂之曰白糧船自長運法行糧皆軍運而白糧如故事穆
宗時陸樹德言軍運以充軍儲民運以充官祿人知軍運之
苦不知民運尤苦也船戶之求索運軍之欺凌洪閭之守候